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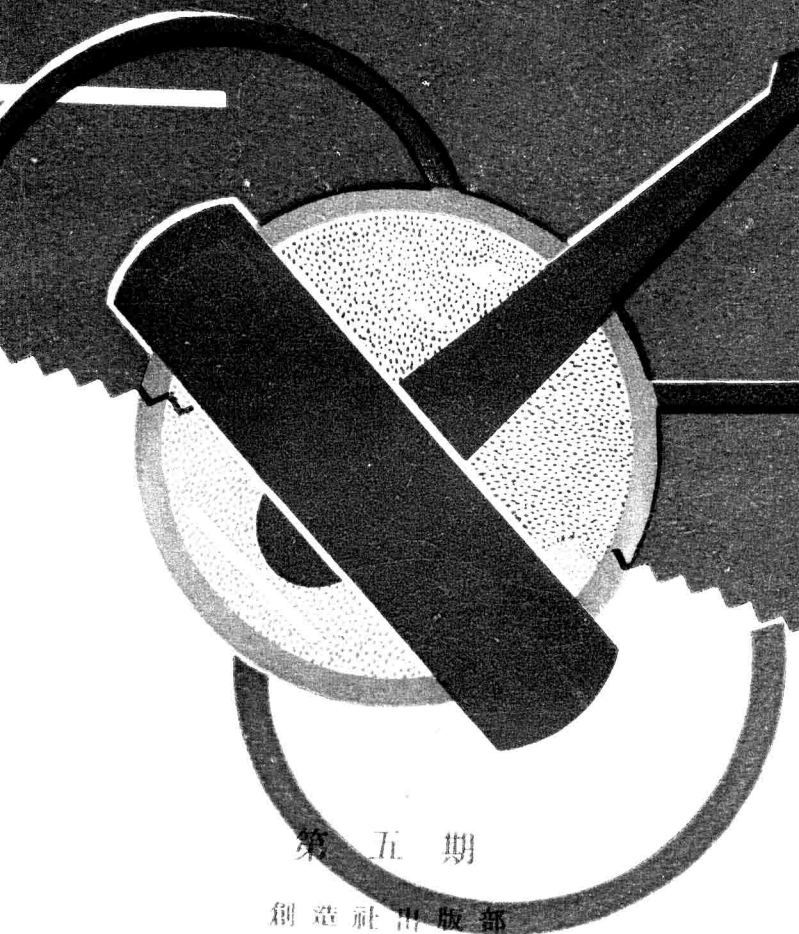
流 沙

第 五 期

(影 印 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 天



第 五 期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介 紹

畸 形 半 月 刊

畸形這個團體是幾個文藝青年的無組織的集合。他們因為沒有紀律與宗旨，尤其是在這文藝的方向轉換的途中，當然無從掩飾他們的矛盾，他們也無需用什麼主義或派別來遮蓋他們的醜惡，他們只是這時代的畸形兒。至於他們這個刊物裏面的作品，由你們讀者的主觀去尋求牠們的意義去罷。

現將第一第二兩期要目，分錄如下。

創 刊 號 要 目 預 告

（五月三十日出版）

有訓練的狗	敦慶
一封公開信	獨清
沙基路畔	葉眠
情緒	冰廬
海水	梅川
酒醒時	韻鐸
試車	冰廬
戀的運命	韻鐸
五月與文藝	弱葦
海濱	冰廬
肥皂箱	韻鐸
紅——白	冰廬
文學家與烏托邦	紹宗
苦口（若干則）	同人

每期售大洋一角。現代書局總發行

流沙半月刊

第五期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

每期八分，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國內及日本無需寄費，國外另加全年二角四分，半年一角二分
股東預定全年一元四角五分，半年七角五分。郵費隨加。

流沙第五期目錄

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淵源	一氓譯
文藝作家應當爲誰而戰	樂 眠
社會思想家及社會運動家	振 青 唐 仁
馬車（小說）	資平譯
紅花崗（詩）	L
三一八（詩）	孤 鳳
戰壕嚶語（詩）	力 夫
你聽（詩）	樂 眠
活力（小說）	華 漢
朋友（散文）	冰 厲
頭山滿與山東出兵	克 興
游擊	氓…心光
後語	華 民

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淵源

李 一 氓 譯

[Riazanov 近著 K. Marx and F. Engels 之第三章]

恩格斯在他所著的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的序言上寫道：「德國社會主義者所矜持的是他們不只祖述了聖西蒙 (Claude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歐文 (Robert Owen 1771—1828) 的迹系，他們還祖述了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費希特 (Johann, Fichte 1762—1814)，黑格爾 (G. W. F. Hegel 1770—1831) 的迹系」。Engels 沒有提到費爾巴黑 (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雖然他後來對於這位哲學家特別努力的研究過。這裏我們進行探求「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淵源」。

形而上學 (Metaphysics) 的基本問題的一個是第一創始，即第一原理 (A first principle) 的問題，就是

甚麼先人間存在而存在的一個習慣上稱為上帝(God)的問題。這全能全在(Omnipotent and Omnipresent)的創造主,在各樣的宗教中幻出各樣的形態,他可以自稱為天國的獨尊者,有無數的安琪兒供他的差役。他可以授權與教皇,教主,牧師,或者作為開明的專制國家,他可以公布無適不可的憲法,可以創建統治人間與自然的基本法,並且不需干預政事旁涉世務,就可以滿足他的孩子們以愛好與尊嚴。總之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炫示他自己。倘使我們承認上帝及其他小神的存在,那嗎在覺醒的一個美麗的早晨,有神來宣示說,“造個世界罷!”,這世界就實現了,我們豈不要承認有這樣一個神的存在。於是創造世界的思想,意志,願望,就先已存在於世界之外。我們不能確定牠的所在,因為從來沒有個哲學家把這秘密指點給我們。

原始的實質創造萬有。觀念創造物質；意識支配萬物。置其哲學的外皮於不論在本質上這種第一原理的新形的說明,無非是陳年的神學之舊形復現。薩巴阿斯聖主(Lord of Sabaoth),天父,天子,聖靈,都是一樣的。又稱為理性,渥德(Word),羅歌斯(Logos)(譯者按:兩者皆三位一體‘Trinity’的第二位之異名同實),“渥德先

在”。渥德創造萬有。渥德創造世界。

“渥德先在”這種觀念，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首先反對，因為他們攻擊舊社會制度，即封建制度，他們就代表一個新的觀念，新的階級，即革命的資產階級。舊哲學不能對於這新的發生的原故，給出答覆；無疑的是他們的時代與古代的不同，而這新的時代又與他們的不同。

心靈，觀念，理性，他們主要的缺點是僵硬的，常固的，無可變易的。但經驗卻顯示出人間萬物的變易性。物的體上加着的是極相異的外形。歷史以及同時的生活，行動，發現，都昭示這豐富的萬形的流動的世界，僵硬的哲學對這種千變萬態真無從說起。

因此最後定局的問題是：萬物是從何處來的？錯綜的形態是從何處生的？時間與空間之精巧的差異是如何淵源的？循環的常固的上帝如何能成為無數變化的唯一原因？所有淺率的臆測，只有上帝的胡想可以解答，人是不能解答的。

雖然十七世紀就知覺到的，但且從十八世紀算起，人類關係起了急遽的變遷，並且把這些變遷認為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所以作為萬有根源的神性（Deity），早已引動雕刻家的懷疑了。因為他們解釋萬物及時間空間的各樣，

結果是不能解釋一樣。這不是萬物的共同點，而是物與物間的差異點，只能由其被創造於下的不同的環境與其所受的不同的影響的推論來說明。這種差異，又自有其特有的確定的原因與所受的特有的影響。

英國的哲學家感受到極度澎漲的資本主義與兩次革命經驗的效果，無畏根究到對於這些事件負責的神力之實體的存在。同時人類天賦意識的觀念從第一主宰分迸出來，表現出革命時代結晶之新的矛盾點念，其差別却十分曖昧。

法國的唯物論者更無畏的提出同樣的問題，他們對於一直佔據新歐與無端向人向物多事之超人間的神力，加以否定。人類生存與人類歷史，他們認為這是很明白的，只是人類自己活動的結果。

法國的唯物論者還不能指明或解說誰又是人類行為的支配者。但是既非上帝，也非其他外力來造這部歷史，卻是在他們智識之內決定了的。這裏就留下他們不能調解的矛盾。他們知道人類不同的活動，是因為不同的利益與不同的意見。但他們卻無從識別利益與意見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他們自然的就把這種差異歸之於教育與訓養；這是對的。但是甚麼又來支配教育與訓養的方式呢？法國

的唯物論者於此是失敗。社會性質，教育性質等等，他們以爲是人，是立法者，是定法者所造的法律決定的。造法者的地位就高陞到人類行爲的獨裁者與指揮者了。他的權力差不多是個上帝。那囑定法者的行爲又是甚麼來決定呢？這他們又不知道。

這時又拋動出一個問題。古代法蘭西開明時期的一些帶神學氣味的哲學家，他們主張，“自然，我們所謂神，既不同於殘酷的希伯萊神（Hebrew God），也與基督教經典所載的天父，天子，聖靈相異。只是我們覺得有個精神的主宰，他胎育有思想力的物質，有個超凡的力量，他先自然而存在。”唯物論者的答覆是這兒沒有假設一個外力的必要，而且這種感應是物質自然的特性。

法國的唯物論者要想證明他們的見解的時候，以一般科學來說，特別是自然科學，那時還未十分進步。他們雖然已經走到上面所述的基本論據，可是還缺乏實證。

每一個唯物論者都反對先物質先自然而存在的意識心靈。幾千年來，不，幾百萬年來，都沒有生活的有機的神秘力之暗示，這就是沒有叫做心靈，意識這種東西，生存，自然，物質在意識之先，在精神，心靈之先。

可是我們不要以爲物質一定是粗率的，艱苦的，污穢

的，而觀念就是精雅的，微妙的，純潔的。一些人，特別是平凡的唯物論者，有時候簡單的青年人，他們不自覺的在辯論的熱烈中，斷言而且有時候蔑視理想主義法利賽派（Pharisees），他們只空談“偉大與美麗”，同時却在資產階級環境的污濁卑鄙中去求舒服，這樣的物質才是粗率與呆重呢。

這當然是錯誤的見解。因為我們習於物質是不足為信的精微的與流動的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了。自產業革命以來，陳舊的遲鈍的自然經濟，已經上落的轉了支點，甚麼事都開始活動。朦朧的覺醒了；靜止的轉動了。在堅固的外表冰結的物質中，發現新的力量，顯示新的活動。

下面的事實證明法國唯物論的智識之如何不充實。如像何爾巴哈（d' Holbach）所著的自然體系（System of Nature），他對於現象的原理所懂得的，還不比現在大學畢業生知道得多。他說空氣是初始的原質。他與二千年前希臘人對於空氣所了解的一樣的淺薄。在何爾巴哈寫他這本大著之後沒有幾年，化學就證明空氣是淡氣養氣等原質的化合體。一百年後，到十九世紀的末期，化學又在空氣中發現許多氣體，如像氫氣，氮氣等。堅決的說罷！物質不是甚麼很粗率的。

另舉一例。我們現在都會使用無線電收音機與無線了。牠供我們很大的服務。倘若沒有牠，我們只好呆板的在黑暗中摸索。僅僅在一八九七年或一八九八年，我們若認這物質爲非有其事，我們只好在印度神學裏去找語句來敘說牠們。無線電傳達字符與聲音。一個人可以在莫斯科聽到幾千里外傳播來的絃樂。更晚近的事，甚至於可以從無線電傳達照像。這些幻術的成功，並不是靠甚麼“精神”的處理，而是靠很清楚的，而且無疑的很精微的方法，並且爲不少的可度量的，可操縱的物質。

上例是有意引證來分清有些物質與非物質的概念之淆惑。牠們在十八世紀還是模糊的。倘若那時的唯物論者已對於現在發明的事實有了理會，他們決不會那樣“粗率”，而且也不會犯一般人的“過敏”。

在德國哲學家，康德同時有這個正統的觀念。他們反對唯物論的無神與無德。可是康德不滿意這樣的簡率辦法。他很知道這種傳統的宗教觀念之空虛。但是他沒有勇氣，也沒有一致的去堅決推翻牠。

一七八七年他發表他的主要作品，純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他建立他的結論說，所有的智識都是觀察的，並且上帝的存在，靈魂，觀念等的永久性，

都是沒有根據的。我們不能從事物的本身，即內質，去知道事物。我們只能從事物的內質給與我們實體機體的外形上去知道事物。事物的內質，即本體 (Noumenon) 是在事物的外形，即現象 (Phenomenon) 的後面藏匿着，而且在這不可知的境界裏將終竟藏匿。這表明唯物主義與理想主義，科學與宗教的山谷間，搭起橋樑。康德並沒有把科學研究之成功與對於現象之解釋，加以否定。但是他依然與神學隔了一個境界。這內質是經過一番上帝名號的洗禮。

他這種簿記學的兼收制，他這種對科學與宗教兩不相犯的結論，康德更進一步。在他的第二著作，實用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裏面，他進一步的證明說，雖然在理論上上帝的概念，靈魂等的永久性是不需要的，但在應用上我們必定要接受牠們，因為要沒有牠們，人類的活動將失掉論理的根據。

Marx 的友人，有時還對他有過大影響的詩人，海涅 (Heine)，把康德實踐這兩條路的動機，形容得活現。康德的年老的忠僕蘭蒲 (Lampe)，願意服侍他的主人而且服侍了四十年。康德就把蘭蒲作為沒有宗教不能生活的一般人的代表。純理性批判的革命主張的明確解釋，是

神學及神靈的教育的信仰經過一度鬥爭之後，海涅宣布康德爲甚麼有寫實用理性批判之必要，這位哲學家在裏面把他打碎的偶像，再度建設起來。海涅寫着：

“悲劇之後，就加補救。康德以前曾是個冷酷的哲學家；他曾經擾動過天堂，置防軍於刀鉞；世界之王也默默游泳於血中而無言；對現實的困迫是沒有憐惜，親愛與未來的酬報；靈魂的永存只有在急促的呻吟的死中求最後的掙扎。老僕蘭蒲挾着一把傘在臂下，有如憂傷觀察者，痛苦與淚珠的滲流，並奔雙頰。康德悲憫了，顯出他不只是大哲學家，而且是慈祥的善人。他一半軟心腸一半鐵心腸的說，‘老蘭蒲必定要有個上帝，不然這可憐的人那裏能夠快活，而人生在世界是宜乎快活的呀。應用的常識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啦。好的，我想，我甚麼都留心的，讓實用理性來担保上帝之存在’”。（註）

（註）見海涅集（Heinrich Heine, Collected Works）第五卷一五〇頁至一五一頁，一九〇六年倫敦本。

在科學上康德自然有他的影響。他同法國天文學家拉普勒司（Pierre Laplace 1749—1827），他主張世界的創造如聖經所說的那樣，完全是不可掩的錯誤，地球不

過是長期發展，不斷演進的產物，與其他的天體是一樣的，是從稀薄的本體達到漸次的凝結。

主體上康德是位新舊哲學的調和者，他在頂實際的生活場中也保留着是位圓通者。雖然他不能從舊的裏面完全破除出來，他也不可相當的進步。他很多一致的學生反對他的實用理性批判，但是從他的純理性批判得到極端的演繹。哲學家費希特對於拉薩爾 (Lassalle) 之印象與對於 Marx 與 Engels 之多，是不能比較的。但在他的哲學裏面有一種成分是為康德體系所忽視，而對於德國革命的智識階級卻有可驚的影響的。康德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學教授，他幾十年中從沒有超越過他愛好的住地特尼寺堡 (Königsberg) 一步。費希特恰與之相反，他除了是哲學家之外，還很努力於實際生活的追求。費希特把這種努力的成分參入了他的哲學。把人類格相與其行為投入在理論與實際的主因中，這對於外力支配人類行為的概念，與絕對自我 (Absolute Ego) 的觀念，完全相反。

然而黑格爾對於 Marx 與 Engels 所給與的影響，比別的哲學家都來得大些，他的哲學是根據於對康德的與費希特的體系之批判。黑格爾幼年為法國革命之熱心崇奉者，到的暮年，成為普魯士的教授與官吏，他的哲學得

到“開明”的普王之惠然嘉許。

現在的問題是黑格爾的哲學怎麼樣成爲 Marx, Engels 與拉薩爾的煙土披里純 (Inspiration) 的泉源。黑格爾哲學的內容，他不可抵抗的在自身引出很顯著之社會的與革命的思想之指數是甚麼呢？

康德哲學之形成，主體上是在法國革命之前。法國革命發動的那年他已六十五歲了。真的，他那時候也同情的感動，但從他習慣了的調解與他搆和似的推知，他決不肯再進一步。雖然講到我們系統的歷史，我們知道他已經採用進化的觀念，可是他的哲學體系，當說明宇宙是如何的時，却大大的把牠核減了。

黑格爾他就不同。經過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初期的經驗，一個偉大的經濟變遷與政治變遷時代，他觀察並且解釋宇宙是不斷的進程之開展。沒有停滯不動的東西。絕對觀念 (Absolute Idea) 只在無阻礙的運動，進展理面發長。任何一物都是流動，變革，消滅。不息的運動，絕對觀念的循環開展，從所有的觀點上，都制約世界的進化。要了解這種周圍的現象，我們就不只研究存在的牠們，而要理會牠們怎樣發展的；因爲任何事物都是過去了的發展之結果。更進一步，一件東西，看第一眼的時候所

見到的，只是個在靜止狀態之下的東西，但確切的考察起來，牠自身就在那裏不息的運動與衝突，很多的影響與力量，有些要想保留事物的原狀，又有些要想變革牠。在任何現象上，在任何物體上，都有兩種主力在鬥爭，正(Thesis)與反(Antithesis)，保守與破壞。這兩種相反主力鬥爭之結果，是兩者之最後的融和，合(synthesis)。

這表明是黑格爾的專用語。理性，思想，觀念不是保着靜止的；沒有冰結在一個論點上的；也不會固守着同樣的“正”的。剛好相反，命題，思想自會跳入一正一負，一是(Yes)一非(No)的兩個違反的觀念中去。兩個相背的質素，把“反”包括在內，牠們的衝突創造出運動，為明示這種矛盾的質素起見，黑格爾稱牠叫辯證法(dialectic)。矛盾，即辯證的結果是調和，或者說平衡。兩種相對觀念的融和，造成新的觀念，“合”。這下再分歧為兩個違反的觀念，正變為其反，另混化出新的合。

黑格爾把任何現象都認為進程，都是從來就變革的，從來就開展的東西。每個現象不只是為以前的變遷之結果，而且種下將來變遷的因子，並沒有在任何階段停止不前。獲得的平衡為新的矛盾所衝擊，就達到更高的融和，即是更高的合，並且復分歧為二而依樣進展。這樣，兩方